

朱鳳玉著

王梵志詩研究

上冊

國學研究叢書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朱鳳玉著

王梵志詩研究

上册

潘重規署



王梵志詩研究 / 朱鳳玉著 - 臺北市：臺灣學生，
民 75

2 冊：21 公分

附錄：1 王梵志出生時代的新觀察/潘重規著；2 主
要參考書目 新臺幣 210 元（上册：平裝）

1 (唐)王梵志-學識-中國詩 2 中國詩-
唐 (618-907) I. 朱鳳玉著

821.84 /8433 v. 1

王梵志詩研究 (上册)

著作者：朱

鳳

玉

出版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局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號
登記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號

發行人：丁

文

治

發行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三二四一五六・三二一〇九七

香港總經銷：藝 文 圖 書 公 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

座 電話：三一八〇五八〇七

定價平裝新臺幣二一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初版

本書初稿曾獲七十四年度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謹此誌謝。

王梵志詩研究序

我國古代詩人專集，有唐人手寫本流傳下來的，恐怕王梵志詩集是碩果僅存，獨一無二的一部吧！倫敦藏斯七七八號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殘卷，卷首標題是「王梵志詩集_{并序}上」，沒有作序人的姓名，但序文完整。序文說：「目錄雖則數條，制詩三百餘首。且言時事，不浪虛談。王梵志之貴文，習丁郭之要義，不受經典，皆陳俗語。」全是編詩讀詩人的口吻。卷背裱籤題「大雲寺學仕郎鄧慶長、壬戌年十一月五日鄧慶長」，也許是抄詩集的人記的年月。壬戌年應該是唐昭宗天復二年（西元九〇二年），敦煌晚唐寫本，往往只署干支，斷為天復二年，是非常保守的估計。有人懷疑卷背筆蹟和詩集不同，可能不是鄧慶長所抄。如果懷疑符合事實，那正面的詩集的抄寫時期就應該更在反面天復二年之前了。還有倫敦藏斯五七九六號，也是一個「王梵志詩集卷上并序」殘本，也沒有作序的姓名和抄書的題記，但書法甚佳，抄寫時代可能在斯七七八卷子之前。又巴黎藏伯四〇九四號寫本，冊子裝，存四葉，起「非但知牢閉口，禍去阿寧來」，訖末題「王梵志詩集一卷」，後有題記四行，下半截文有缺損：

王梵志詩上中下三卷為一部又

維大漢乾祐二年歲當己酉白藏南

葉節度押衙樊文昇奉 命遣寫詩

冊謹錄獻 上伏乞 容納請賜

五代後漢隱帝乾祐二年己酉，是西元九四九年，白藏是秋天，爾雅釋天：秋爲白藏。題記說節度押衙樊文昇奉長官之命，抄寫上中下三卷爲一部的王梵志詩集獻上。可見王梵志詩集早經編定上中下三卷爲一部。現存敦煌寫本王梵志詩約有三十個殘卷，其中藏列寧格勒編號一四五六的一卷，卷末有「大曆六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沙門法忍寫之記」的題記，大曆六年是西元七七一年，是中唐以前的寫本。甚至流傳到海外日本的寫本，也早在唐代日本人編纂的「日本國現在書目」便著錄了王梵志詩二卷。這是唐代王梵志詩流布的情況。接著下來，宋元人也不斷徵引贊賞，可見王梵志詩一直並未被人冷落。但是清人編全唐詩，對王梵志詩却隻字不提。任半塘先生王梵志詩校輯序說：「王梵志和他的五言詩，唐宋以來一直受到僧俗人士的歡迎，明代以後才漸漸失傳。清康熙年間編纂的全唐詩雖曾廣收寒山拾得的詩作，却唯獨不顧宋人筆記讚譽王梵志的事實，隻字不錄王梵志的五言詩，好像若無其詩，若無其人一般，及至當代有人進行全唐詩補遺時，依然置王梵志詩於不顧，一首也不收入補全唐詩，令人十分費解。」要解決此一疑問，並非片言可決。我曾寫「王梵志出生時代的新觀察」一文，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文藝評論第五十四期，來解答全唐詩不收王梵志詩之謎。我認爲根據唐人桂苑叢談的記載，王梵志確是隋代被人收養的一個棄嬰，古人相信記載的事實，故承認王梵志是隋代人。加以王梵志詩集，一直封閉在敦煌石室中，全唐詩的編者只知王梵志是隋代人，自然不收錄他的作品。幸而敦煌石室遺書發現，王梵志詩的寫本，不斷

的流布人間。日本羽田亨首先攝影流通，我國董康手錄歸國。其後，劉復從巴黎抄錄整理，刊行介紹。胡適著白話文學史，大力宣揚王梵志詩作。鄭振鐸繼續根據伯二七一八和三二六六兩個寫本校輯成王梵志詩一卷，又摭拾王梵志詩若干首爲拾遺。後此，向達、王重民以及日本的入矢義高、金岡照光，法國的戴密微，和友人吳其昱博士均對王梵志詩有甚深的研究和多方面的貢獻。尤其是戴密微先生有意寫定王梵志全集，多年來辛苦搜羅發掘王梵志詩的寫本，直到逝世時尚未完成。一九七九年，我出席巴黎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時，得見其門人整理的稿本。延至一九八二年，纔在巴黎出版定名爲「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的遺著。在此同時，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朱鳳玉女士也早自民國六十八年即着手搜羅王梵志詩資料，從事撰寫研究論文。到民國七十二年，已接近完稿階段。這時，又獲得大陸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一書出版的消息。次年八月，我從吳其昱博士處讀到這部新著，誠有如任半塘先生序言所說，在敦煌學沈寂已久之後，看到「王梵志詩校輯」時，就不能不爲王梵志詩的全集重行於世而慶幸。這部書從二十八種敦煌寫本，加上詩話筆記其他資料，搜集到王梵志詩三百三十六首，自有王梵志詩集以來，堪稱爲一部完備的「足本」，但却不能說是一部無疵的「善本」。其故由於敦煌手寫字體，與後世習慣出入極大，尤其是俗文學的卷子，抄寫的文字，訛俗滿紙，但是訛俗之中，又自有它的習慣，自有它的條理，如果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張，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我寫了「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一篇論文，講明這個道理。並發凡起例，縷析條分，爲初學讀寫本的指標。又發現龍龕手鑑是一部俗寫文字的字典，可供讀寫本的探索和印證。關於這方面，張錫厚先生似乎還較少留意，

故校訂文字，時時有誤認的情況；又由於認識文字不清，故時時有誤改誤釋的情況。我曾經寫了「簡論王梵志詩校輯」一文，指出他的誤處。現在略舉一首來說明。校輯（一〇九）首將原詩誤認校改成：

兀兀身死後，冥冥不可知。為人何必樂，為鬼竟何悲？地役張眼爭，官慢豎眉窟。
裏將長鹿脚，知我是誰友。

抄校成一首文義不通，韻脚不協的王梵志詩，我根據原卷校正的結果是：

兀兀身死後，冥冥不自知。為人何必樂，為鬼何必悲。就地徒張眼，爭官漫豎眉。
窟裏長展脚，知我是誰皮。

張校誤認「誰皮」為「誰友」，不知「誰皮」是當時的俗話。皮代表人形、相貌，王梵志詩：「世間何物平，不過死一色，各身改頭皮，相逢定不識。」「脫却面頭皮，還共人相似。」伯二五六四齣齣書（敦煌變文集新書頁一一九八）：「若覓下官行婦禮，更須換取百重皮。」此處「知我是誰皮」，正和「知我是誰人」的意思相同。一首諷世的白話詩，變成不可理解的無韻文。這樣整理，將使原作品受到重大的損害。所以我特別寫出這篇文章，要讀者留意，同時也警惕朱鳳玉女士要特別小心。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朱女士提出論文，全書體例雖與張輯小有異同，討論範圍大致相近。搜集材料方面，朱女士較張輯多得日本寧樂館一個寫本，徵引涉獵也較張輯略有增多之處。尤其是張輯誤認原卷、妄改、謬釋，以至句讀、分首失誤的地方，朱女士都作了較正確的處理，對王梵志詩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使我也分享了一份不平凡的成就感。

今年七月，學生書局將爲朱女士論文刊行問世。朱女士要我爲她寫一篇序言，我重新把論文翻閱一過，我又引發了我一些新意見和新發現。我深知學問無盡，真是難求，所以我雖篤信桂苑叢談所記王梵志的出生事蹟，不過是一個棄嬰被人收養的紀錄，並沒有什麼神秘色彩。但我國胡適之、鄭振鐸、法國戴密微、日本入矢義高、金岡照光等中外學者，都認爲是神話人物，因此我不敢要求朱女士接受我的看法，而另撰「王梵志出生時代的新觀察」一文，以供參考。至於王梵志詩的本身，文字的逐錄，句讀的審定，分篇的判斷，可以說比「王梵志詩校輯」正確得多，可供張輯攻錯之資。但在朱女士論文完成之後，我發現仍有未盡之處。如張錫厚校輯：

（○九五）無常元不避，果到卽須行。從作七尺影，俱墳一丈坑。妻兒啼哭送，鬼朴唱歌迎。

（○九六）古來皆有死，何必得如生。造化成爲我，如人弄郭郎。

（○九七）魂魄似繩子，形骸若柳木。掣取細腰肢，抽牽動眉目。

（○九八）繩子乍斷去，卽是乾柳模。觀此身意相，都由水火風。

（○九九）有生皆有滅，有始皆有終，氣聚則成我，氣散卽成空。一羣泊死漢，何似叫頭蟲。

朱女士論文已改正（○九五）至（○九九）五首爲三首，文字也有訂正，錄之如下：

無常无不避（「无不避」，張作「元不避」，原卷作元，張不誤），業到卽須行（業，張誤作果）。從你七尺影（你，張誤作「作」），俱墳一丈坑。妻兒啼哭送，鬼子唱

歌迎（子，朱據別本）。故來皆有死（朱作故，不從張改作古），何必得如生。

造化成為我，如人弄郭郎。魂魄似繩子，形骸若柳木。掣取細腰肢，抽牽動眉目。

繩子乍斷去，即是乾柳模。

觀此身意相，都由水火風。有生皆有滅，有始皆有終。氣聚即為我，氣散即成空

（原卷作「即為」，朱據原卷）。一羣怕死漢（朱改「怕」為「怕」），何似叩頭蟲（張

據原卷，朱據戴校。）

這幾首詩，皆據伯三三三號寫本逐錄。寫本一氣鈔寫，不但沒有提行分首，兩首間也沒有空白，故必須用自己的意思來分別篇數。所以張分成五首，朱分成三首，加以觀察，張錯誤而朱正確。但「造化成為我」一首，意義雖然貫串，四個韻脚，却有兩個不入韻。所以我疑心「郭郎」是郭禿的誤字。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又「即是乾柳模」的模字，敦煌寫本模、樸往往混淆，疑當作「乾柳樸」，言繩斷魂去，則形骸如乾柳之樸，即成殭尸。禿、木、目、樸同為屋韻字。這兩個韻脚如不校正，問題便不算完成解決。還有。王梵志詩中，反映社會情況，不滿傳統重門第姓望的作品，是研究社會史的絕好資料。可惜張錫厚校錄文字錯誤，以至失去詩作的旨意。現將張輯照錄於後：

（一一〇）古人數不畢，今我少高門。錢少婢不嫁，財多奴共婚。各各服父祖，家家貴子孫。自言鬻性鼠，聲盡不可論。

（一一六）索婦得好婦，自到更須求。面似三拳作，心知一代休。遮莫你崔盧，遮

莫你成劉。若無主物子，誰家死骨頭。

朱女士的校錄便正確得多：

古人數下畢，今我少高門。錢少婢不嫁，財多奴共婚。各各販父祖，家家賣子孫。

自言鬻姓望，聲盡不可論。

索婦須好婦，自到更須求。面似三拳作，心知一代休。遮莫你崔盧，遮莫你鄭劉。

若無主物子，誰家死骨頭。

經我細心校訂，伯三三三王梵志詩卷三殘卷作「古人數下畢」，張誤抄「下」爲「不」，又認「畢」爲「畢」。我認爲「畢」蓋「畢」字，乃「澤」字之省。後漢書馬援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可矣。」下澤車是田間任載之車，以喻鄉人。謂古人論婚，不棄庶族；今人擇婚，必求高門。以致父祖姓望變成了商賈販賣的貨物。又「索婦須好婦」一首，伯三三三原卷作「須」，張校誤爲「得」。「遮莫你崔盧，遮莫你成劉」，原卷作「遮莫你崔盧遮鄭莫你彭城劉」，鄭字蓋誤寫在「遮」下。此二句當作「遮莫你崔盧鄭，遮莫你彭城劉。」崔盧鄭及彭城劉氏皆當時望族。所以這兩首詩，我校定成：

古人數下澤，今我少高門。錢少婢不嫁，財多奴共婚。各各販父祖，家家賣子孫。

自言鬻姓望，聲盡不可論。

索婦須好婦，自到更須求。面似三拳作，心知一代休。遮莫你崔盧鄭，遮莫你彭城

劉。若無主物子，誰家死骨頭。

這兩首詩經過校正後，顯然是諷刺隋唐之際，婚仕競求門第姓望的惡習。陳寅恪先生元白詩

箋證稿云：「南北朝之官有清濁之別，如隋書貳陸百官志中所述者，卽是其例。至於門族與婚姻之關係，其例至多，不須多舉。故士大夫之仕宦苟不得爲清望官，婚姻苟不結高門第，則其政治地位社會階級卽因之而低降淪落。茲僅舉一二事於下，已足資證明者也。南史參陸江夷傳附敦傳云：「中書舍人紀僧眞幸於（齊）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照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敦謝淪，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據此，可知當時人品地位，實以仕宦婚姻二事爲評定之標準。唐代政治社會雖不盡同於前代，但終不免受此風習之影響，故婚仕之際，仍爲士大夫一生成敗得失之所關也。」王梵志詩諷刺當代婚姻惡習，正和序文中「且言時事，不浪虛談」的話符合。儘管王梵志用最易懂的俗話告訴人，倘若把他寫的文字誤解誤認，則一切整理網羅之功，盡將擲之虛牝。認清這一事實，纔知道我們從事學術文化工作的人所負的責任實在非常艱鉅。先賢顧亭林先生曾告誡我們：「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們真應該時時警惕，時時策勵，知過必改，聞過則喜，這樣纔不辜負亭林先生提撕教誨的苦心，纔能對學術文化作出更多的貢獻！

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潘重規 序於臺北

自序

通俗白話詩人王梵志，在唐代詩風極盛時期，早已爲詩評家、佛門高僧所重視與稱引，而日本平安朝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也著錄有「王梵志詩集」，足見王梵志詩在唐代之流行且遠播東瀛。然全唐詩裏竟隻字不錄，雖唐宋詩話筆記、禪宗語錄中時有提及，然王梵志的詩流傳的却極寥寥。直到清末敦煌石室發現大批文書後，大量的王梵志詩始得重見天日，並深受國內外學者所矚目。

余負笈華岡，先從潘師石禪習紅樓夢，後入博士班，更從潘師習敦煌學，始知紅樓夢中的「鐵檻寺」、「饅頭庵」，雖典出宋范成大之「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其實，更當溯源於王梵志詩之「城外土饅頭，餛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因此，對這位胸懷豁達，且善於捕捉人情世態，運用淺近俚俗的語言入詩的白話詩人，深感興趣。乃決意以「王梵志詩研究」爲題，撰寫論文，旋即廣蒐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唯敦煌寫卷王梵志詩，分藏英、法、日、蘇等國，蒐集極爲不易，復因兼顧工作與家庭，致使論文進行，屢遭波折，時寫時輟，時輟時續，幸蒙師長家人之多方鼓勵支持，終於成篇，足堪自慰。然因學識淺薄，綆短汲深，疏漏罣誤，自知不免，慚赧羞愧之餘，尙祈博雅方家，有以教之。

撰寫期間，蒙潘師石禪的訓誨指導，旅法學人吳其昱先生、陳慶浩先生的惠賜資料，使得以順利完成，在此謹深致感謝之忱。高師仲華、陳師伯元之不時激勵，王學長三慶的提供寫作意見，學友郭長城、路復興、陳麗卿等，在撰寫過程中，諸般協助，亦在此一併致十二萬分之謝忱。又此書得以順利出版，更應感謝學生書局上下的鼎力支助。最後，謹向始終給予精神支持之父母及外子，呈獻最熱切之敬意與謝意，並分享此書完成之欣慰。

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朱鳳玉** 謹序於芝山公園寓居

• 宛研詩志 卷五 •

王梵志詩研究（上編）目錄

潘序	I
----	---

自序	IX
----	----

緒論篇	I
-----	---

第一章 王梵志詩的發現經過	一
---------------	---

第二章 敦煌寫卷王梵志詩叙錄	二三
----------------	----

第一節 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	二三
----------------	----

第二節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	二九
----------------	----

第三節	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藏	三六
-----	------------	----

第四節	蘇聯列寧格勒亞洲民族研究所藏	三八
-----	----------------	----

研究篇		四三
-----	--	----

第一章	王梵志的時代及生平	四三
-----	-----------	----

第一節	諸家對王梵志時代的看法	四三
-----	-------------	----

一、胡適之先生說	——「王梵志約五九〇～六六〇年間的人」	四四
二、任二北先生說	——「王梵志的時代在初唐」	四五
三、矢吹慶輝先生說	——「王梵志的詩集至少也是大曆以前撰集的」	四六
四、入矢義高先生說	——「王梵志是天寶、大曆年間的人」	四七
五、吳其昱先生說	——「『王道祭楊筠文』的發現」	四九
六、遊佐昇先生說	——「王梵志是初唐時的人」	五〇
七、趙和平、鄧文寬先生說	——「王梵志活動的上限是初唐武德年間，而最遲不晚於開元二十六年」	五三